



南非人权日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是南非“人权日”，当地的许多团体都举行各种活动，呼吁人们关注人权。二十一日上午，法轮功学员在德班市政厅前广场上集体炼功，向路过的行人介绍法轮功，同时揭露中共长达十二年多来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现场悬挂着多面横幅，包括英文“停止迫害法轮功”等，还有展板介绍法轮功，以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资料。学员向行人发传单，讲述迫害真相。不少行人停下来观看展板资料，询问法轮功详情。

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一日，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南方五十公里处的沙佩维尔镇，聚集了约五千位反对政府实施进行种族隔离的《通行证法》的民众。下午一点，警方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对手无寸铁的和和平示威者开枪，造成六十九人死亡，约一百八十人受伤的惨剧，有些人是在逃跑时背部中弹。经过多年抗争，一九九二年三月，南非废止种族隔离。

一九九四年南非举行不分种族的民主选举，曼德拉当选南非首任黑人总统，他当选后，将三月二十一日定为南非的国定假日“人权日”。在这个富有历史和象征意义的日子里，南非法轮功学员呼吁更多的人们关注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的人权迫害，早日制止这场仍在持续的浩劫。◇

赫尔辛基市中心的正义呼声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七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举办活动，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并讲述过去十二年多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路人通过学员们分发的传单和摆放的展板，了解到了在中国发生的残酷迫害，纷纷表示对法轮功的同情和关注。不少人给学员鼓劲，让他们的反迫害努力坚持下去。

一位小伙子看过传单后，马上就签名支持反迫害。听到学员介绍说：“我都要哭了，那么残酷啊！我会把消息告诉我所有的亲朋好友们

我也会在脸上把消息发出去，让更多的人能知道事情的真相。”随后在学员的介绍下，他照了那些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相片，表示一定会广而告之。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引发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活动。

爱尔兰健康展览上法轮功展位引人注目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七日至十九日，爱尔兰春季的“身心灵”健康展览在皇家都柏林协会展看，吸引了众多的参展者和公众，其中，法轮功的展位最为吸引人，很多人积极的询问想要学习法轮功。爱尔兰的“身心灵”展览一年春秋举办两次，法轮功学员多年受到主办者的邀请，参加展览。今年同往年一样，法轮功学员展示了功法演示、鼓舞，以及大法小弟子的舞蹈表演大受欢迎；和以往不同的是，人们从观看者，变成了参与者，非常多的人表示会来参加当地学员举办的免费教功班，学习修炼法轮功。这样的人很多，尤其当他们听说法轮功是义务教功，不收费用时，都觉得很吃惊，因为法轮功是唯一一家不收费用的，其他的都是营利的。◇



辽宁东港市陈喜平被非法劳教折磨的遭遇

【明慧网】按：辽宁东港市今年五十岁的陈喜平，修炼法轮功后，多种疾病都好了。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被绑架劳教迫害，于二零零三年到二零零五年在丹东和本溪两个劳教所遭受折磨。下面是他自述其经历。

一、被小甸子派出所绑架拘留、酷刑折磨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晚七点三十分，我被恶人王举忠恶意举报，小甸子镇派出所所长张贵琦，带领恶警王延军、王兴江、范同良和司机王全超等人闯入我家。王延军称东港市“六一零”来执行任务，他们把我强行推进警车，然后非法抄家。抄走大法师父法像、经文，并以此为借口，把我绑架到小甸子派出所逼供。因我不配合他们，当晚张贵琦指使恶警王延军用手铐把我的双手吊铐在离地有两米高的暖气管上长达两个多小时。与此同时，他们又去绑架法轮功学员高庆飞。王延军把我从暖气管子上卸下来后，又把我按在床上，仰卧着，两手伸到头上方，把我双手铐在铁床头上长达一宿。第二天早上，天下着倾盆大雨，恶警把我和高庆飞直接送进东港拘留所非法拘留。

我被非法拘留期间，恶警张贵琦、王兴江和司机王全超（音）多次到拘留所恐吓我。还把我向他们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作为迫害我的证据。十三天后，恶警张贵琦和王兴江到拘留所，说要放我回家，叫我交在拘留所关押期间的伙食费五百元，被我拒绝。他们又逼我打电话叫我弟弟来送钱，他们骗我的弟弟说“交了钱就放人”，弟弟信以为真，结果钱给了他们，见不到人。因为就在家人交钱的同时，他们又把我们非法转押到东港看守所。他们用这种欺骗手段勒索我弟弟五百元。

二、在东港看守所期间遭受的迫害

一进看守所，看到有十几个法轮功学员已被非法关押在里面。高庆飞刚进号里，一个外号叫“小东港”的犯人叫他脱鞋，高庆飞动作慢了点，就被这位“小东港”犯人使劲儿扇了三、四个耳光。我随后走进监室，“小东港”就威胁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儿？”我说：“我是学法轮功的。”他大吼：“你站着！”话音刚落，他拎起一只拖鞋，就朝我的后腰猛劲儿的抽打两下。犯人“小东港”讲一些污七八糟污蔑大法的话。我说：“你把嘴闭着！”“小东港”没对我动手，完后他就逼高庆飞背监规。高庆飞说：“我不识字。”他就打高庆飞。完后他又叫我背，我不配合他，晚上就不让我睡觉。

三、东港市公安局周恒臣、王润龙、张贵琦一伙诈骗、威胁、恐吓我家人

同年六月底，当地派出所的恶警所长张贵琦和王兴江来到看守所，逼我说出资料来源，看我不说，就逼我签字，欺骗我说：“看到你家里有老母亲有病，还有五十多亩地，放你回家。”以此为借口，骗我签字。我也没签。到八月末，东港公安局就把我送进丹东教养院非法劳教迫害。恶警张贵琦欺骗我弟弟，骗了我弟弟一千元，答应要把我办出来，结果他们根本就不放人，还把我非法劳教。这时我弟弟才明白是被他们给欺骗了，他气愤的到小甸子派出所去要人。同他们讲理中，与恶警

张贵琦争吵起来。张贵琦怕自己所犯的罪行被抖搂出来，就把当时东港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周恒臣、刑警大队和国保大队王润龙为首的恶警叫来帮他助威。周恒臣掏出手枪顶着我弟弟的脑袋，威胁我弟弟说：“你信不信，我一枪崩死你！”我弟弟没去理睬他们的嚣张气焰，反过来质问他们：“你敢给我一个枪子，我犯什么法了？公安局怎么能用你这样的局长？！”被我弟弟质问后，因为他们心虚，最后他们只好把我弟弟放回家。

四、在丹东劳动教养院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三年八月，我被绑架到丹东教养院。开始被非法拘押在新收班，天天被恶警强行罚坐、罚站，最多罚站五个多小时。“罚坐”就是坐在硬硬的木板铺上，一坐一天，早上六点一直坐到晚上九点。坐不好就有恶警指使犯人用硬硬的塑胶拖鞋使劲儿抽打我的脑袋，还用鞋底打我的脸。上厕所都不给手纸用。不时的还有恶警拿电棍威胁。

五、在辽宁本溪威宁营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三年九月初，丹东教养院恶警用七辆警车，将非法关押在教养院的二十七名法轮功学员用手铐铐着，我们被关押在底楼，恶警利用那些被他们蒙骗而邪悟的恶人每天来给我们洗脑。戒毒所所长、恶人刘邵实直接找我，问我对法轮功什么态度？我就跟他讲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大法如何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如何给修炼者净化身体，使修炼者身心健康等。他没有表态，第二天就给法轮功学员发卷考试，迫害之前搞摸底。看过答卷后，恶警刘邵实、郭铁鹰、赵某、郑涛来“转化”我。他们说：“你写的这些东西，共产党不乐，法轮功乐了。”我说：“我讲的都是真话。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为人类造福，做好人怎么能说成有罪呢？”他们立即威胁说：“你这么讲，我们工作就不好干了，就得下岗回家了，看来不收拾你还不行呢！”而后给我延期劳教半个月。

大约一个星期后，我弟弟来到本溪教养院，叫他们放人。恶人刘邵实说：“不能让他回家。我们应该给他找个地方，好好说道说道。”意思就是要用酷刑“转化”我。从此以后，他们安排“犹太”天天看管我，转化我。我始终不配合。恶警就指使“犹太”动手打我。无数次打我的脸，扭我的脖子，拿皮鞋底打我的腿和脑袋，就这样折磨我三个多月，每天如此。恶警还逼迫我们天天坐小板凳，逼迫我写“三书”，放弃修炼，我决不顺从邪恶。恶警看我坚定，就安排人二十四小时监控我，每月又给我加期五天、十天不等，总共加期三十五天。一到邪恶所谓的“敏感日”就把我关进底楼的“严管室”。

直到五个多月后，二零零四年九月份，底楼的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多了，把我又转移到顶楼。由于整天不见阳光，我们身上都得了疥疮，三个多月，浑身上下痒痒难忍，满身都是。那疥疮的疼法，好象成群的虫子，用坚硬的牙齿在叮咬人的皮肤，那种痛苦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走路都的拖着走，两腿不敢相碰，真是度日如年。我被他们一直折磨到二零零五年一月八日才释放。

辽宁东港市滕平德自述被迫害经历

【明慧网】按：辽宁东港市滕平德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却因此多年来遭到当地“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及中共人员的迫害，曾被劫持到洗脑班、被非法劳教、被没收身份证多年。以下是滕平德自述遭迫害经历。

一、我被多次骚扰，没收身份证

二零零一年春的一天，我在村里贴“法轮大法好”的标语，被郑振生看见，他立即告给菩萨庙派出所（现改名叫海洋红边防派出所）。过一会儿，派出所的两名恶警，还有孤山公安分局一个恶警来我家，以欺骗的手段骗走我和弟弟两人的身份证，而后又以身份证来要挟我们，逼着我们放弃修炼。当地的片警逼迫我们向他们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否则，就不归还我们的身份证。因我不配合邪恶，他们将我们的身份非法扣押好几年。

二、东港市六一零操控当地中共人员迫害我和家人

二零零一年七月份，东港市政法委、“六一零”、公安局、区委、街道等部门办洗脑班。地点在东港福利院。一天晚上七点左右，菩萨庙派出所所长高峰（现任东港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指导员）、村委书记郑振生、民兵连长郑振兴、菩萨庙镇武装部部长刘德亮一共十五六个人，开三辆车（一辆警车，两辆轿车）停到我家门口，他们非法闯入我家。刘德亮进门就问：“现在还炼法轮功吗？”我回答他们：“炼！”

接着，高峰就要我交出大法书籍和大法录音带。我们没有配合他们。当时我弟弟也在家。见我们不配合他们，就叫来三、四个小恶警进屋抄家。我母亲一看这么多警察，恶警到处乱翻，吓得浑身发抖，当时说不出话来，而后出现了昏迷状态。我警告他们：“我母亲已经被你们吓成这样，今天我母亲要是出现三长两短，你要负完全责任！”高峰听

后愣了一下，没说什么。接着，那些恶警都跑过来，想看看我母亲是不是装给他们看的，他们看后知道我母亲不是装的，是真的。这时有一个恶警到外边去打电话给东港市“六一零”，显然他们来我家是“六一零”指使他们干的。具体说什么不清楚。

我弟弟把邻居喊来了，邻居看到恶警深更半夜在我家非法抄家，把人给吓成这样，都快要出人命了，还不赶快送病人去医院，还在那里继续作恶，都非常气愤。邻居催我们赶快把我母亲送医院。

可是在农村深更半夜急忙找车很困难。恶警看到他们的恶行被邻居百姓看到了，在邻居的谴责声中，他们也没有赶快送我母亲去医院，而是开着警车逃走了。邻居们亲眼目睹了中共恶党领导下的警察做人的德行、素质。后来在邻居们的帮助下，把我母亲送进了医院。后来得知，他们这次是要来绑架我和弟弟到东港洗脑班迫害的。

三、我被强行关押到洗脑班

二零零二年十月一日前后，东港市委、政法委、“六一零”、公安局合谋举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那天，我刚出家门准备去干活的时候，一辆警车停在我家附近道口。恶警强行把我推上警车。恶警把警车开到孤山新车站，企图抓捕我弟弟，我弟弟正念走脱。我被他们劫持进洗脑班。洗脑班的地点在东港福利院。抓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每人一屋。郑振兴和菩萨庙镇罗福平看着我，逼我写“三书”，放弃修炼。我不理，也不写，告诉他们大法真正在救人的真相。

过了两天，东港市公安局政保科长王润龙来逼我转化，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他讲的都是恶党编造的欺骗世人谎言。我知道他也是受害者，他也是被恶党谎言给蒙骗了，再就是他想升官发财的心被恶党利用了。

我拒绝听他讲的那些歪理邪说，跟他讲大法的真相。他不听，还骂我说：“你太顽固！”说着，气哼哼地走了。过了几天，他们把

我妻子、我女儿（才两周岁）、我三姨都带到洗脑班，给我施加压力。我妻子被他们给骗的哭鼻流涕的，教我女儿哭着喊爸爸。当时我没守住心性，违心地顺从了他们，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我对不起我们伟大的师父！但是，我对自己违心所做的让步已经发表严正声明宣布彻底作废，法轮大法我要坚修到底。

四、我被非法劳教两年

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晚，我同我姨徐淑英、刘庆荣（同修）到栗子房大刘屯发真相资料先后被当地恶警绑架，她俩被恶警推上警车，拉到栗子房派出所。派出所的恶警几次打她俩耳光，用脏话辱骂她们。我当时也被恶警跟踪，但我不知道。我在后半夜一点左右回家。

第二天下午，我得知两名同修在昨晚被绑架，就去迫害部门要人。我去了以后，恶警说：“你自己还送上门来了。你实话实说还能少判你两年。”开始向我逼供，我当时实话实说，结果配合了他们。恶警把我们三人都推上警车，拉到大连庄河市看守所。看守所的一位姓郭的管教说：“写保证书就不用上教养院了。”这时我不配合他们作恶，无论他怎么逼我，我也不写。

在看守所恶警每天强迫我们干手工活儿：捻花、穿纸包袋。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九、十点。在那里，我被非法关押四十五天。

到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左右，他们又把我转送大连教养院。开始我被关押教养院的严管队五大队，大队长姓孙。大队长、小队长，还有两个被他们利用的刑事犯人轮番的来迫害我，要我“转化”，我心装大法，就不顺从。

十天后，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恶警队长带着王化金（被他们欺骗而邪悟的人）又来迷惑我，逼我放弃修炼。我就用大法的正理来驳斥恶党灌输给他们的歪理，使他们明白真相。他们不听，两个月后，又把我转押到严管队的八大队，加重迫害。他们用各种手段来恐吓我，强迫我“转化”，我就是不理他们。直到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我才被释放回家。

二零一一年三月，邪党召开两会，菩萨庙派出所的恶警又到我家来骚扰。



【明慧网】在内蒙古阿鲁科尔沁的牧区，有位德高望重的老喇嘛，由于他说蒙语，他经常告诫蒙族同胞，怎样做好人、不要背天理行事，要等待神的救助。老喇嘛“知因果、知未来”，他告知的事都一一应验，所以人们有大事都去请教老喇嘛如何做，按他说的做了发现就是好，所以深受蒙族百姓的尊敬。

一九九八年发洪水，导致泥石流、山体滑坡，蒙族人叫山崩，那真是天崩地裂一样，洪水伴着滚滚泥石发出可怕的轰鸣声，以不可阻挡之势倾泻而下，瞬间大片的村庄、房屋就不见了……。战天斗地的中共也无能为力。在灾难面前无助的人们惊奇地发现，老喇嘛的房子安然而在。仔细看，象天塌一样的泥石流与猛兽一样的洪水到他家门前，就象有什么命令一样，顺着两侧分开、绕过去而走，连院子里都没进水，简直不可思议。那么大的灾难，独独把老喇嘛的宅院闪在中间留了下来。人们无不惊叹：还是修心向善的人好啊，天灾却躲着他。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迫害法轮功。中共犹如遮天蔽日的洪水猛兽，在中国大地掀起血腥红潮，比文化大革命还气势逼人。百姓大街小巷听到的都是污蔑、抹黑法轮大法的广播，明白的人就觉得这事蹊跷，

蒙族喇嘛：

法轮功是正法



怎么信佛向善的人被说成这样？于是就找“知因果、知未来”的老喇嘛问个究竟，老喇嘛焦急地告诉他们：“千万不要说法轮功坏话，法轮功是正法，有一天会正过来的。”

老喇嘛说：共产党嫉妒法轮功，看法轮功使好人变多了，就镇压。还说共产党早晚要完蛋的，它

是“红祸”，法轮功一定会正过来的。老喇嘛还预知：将来人人都得炼法轮功。

当地的百姓奔走相告，亲戚间都互相嘱咐：不修不炼也不能说法轮功不好。说老喇嘛不让说法轮功坏话，说法轮功是正的，是共产党坏。

大约又过了两年，老喇嘛说他要走了，在哪天走，走时会有两只神鸟来接他，那鸟从什么方向来，又向哪个方向去，说的清清楚楚。果然老喇嘛按他自己说的日子圆寂了，真的来了两只鸟，从老喇嘛说的方向来的，也是向老喇嘛说的方向去的。在殡仪馆里给老喇嘛送行的那一刻，空中竟传来了神迎接喇嘛的诵经的声音，诵经声使所有赶在那里的人都不约而同的给神跪下：有为老喇嘛送行的、有在殡仪馆为其他人送葬的、有闲来看热闹的……。那一瞬间中共的无神论变得土崩瓦解，一钱不值。人们真正感受到了神的存在，就在自己的三尺头上……。有的人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泪水。◇

联合国会议：

“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的

2001年除夕，天安门广场上五人自焚，中共当局在事发两小时后，即向全世界栽赃诬陷说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谎言终归是谎言，“自焚”真相很快被国际社会广泛认知。

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并发表声明说：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烧死还是打死？将中央电视台的“自焚节目”慢镜头播放，就会看到：所谓的自焚女子刘春玲，并非被火烧死，而是被军警用重物击中头部倒下。

烧不坏的塑料雪碧瓶？切开气管能唱歌？焦点访谈的“自焚”镜头中，可清晰看到：“自焚者”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火中完好无损，最易燃烧的头盔也还在头上。央视称：12岁的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

石头说实话

二零零二年六月，在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2.7亿岁的

“藏字石”，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其中那个“亡”字特别的大。中国的各路地质专家经实地考察后一致认为，“藏字石”上未发现任何人工的痕迹（见下图风景区的门票）。可见，“藏字石”是向人们昭示着“天灭中共”的天机。“三退”保命是明智选择。至2012年3月31日，已有一亿一千万中国人顺应天意，声明“三退”。



图：CCTV 镜头：1：一手臂抡起，猛击刘春玲头部。2：重物猛击刘的头部后被弹起。3：一穿大衣的男子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打击的姿势。



手术切口在声带下方，此时人通过插入切口的管子呼吸，气流不过声带，根本无法说话。但刘思影术后4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不仅说话底气十足，还对着麦克风唱歌！。◇

